

郑振铎的明清俗曲情缘

李秋菊

【摘要】在现代学者中，郑振铎对明清俗曲的关注独具慧眼，被赵万里誉为“提倡搜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”。郑振铎与明清俗曲颇有情缘。他不仅搜集、整理、出版或再版了明清的一些俗曲选集，为今人研究明清俗曲作出了文献上的贡献，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明清俗曲的发展过程、思想内容、艺术特色、作品价值等作了精辟的论析，奠定了其在俗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【关键词】郑振铎 明清俗曲 搜集 出版 研究

郑振铎先生兼有藏书家、编辑家、学者、教授、文人等多重身份，兴趣极为广泛。而引起笔者关注的是，郑先生对明清俗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。赵万里先生称赞郑振铎先生“是提倡搜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”¹。20世纪，在明清俗曲这块领域，郑先生确是重要的拓荒者之一。之前，大概只有任中敏先生在《散曲概论》中对明代小曲作了一丁点评价。郑先生对明清俗曲的关注不但颇为全面，而且独具慧眼。他不仅搜集、整理、出版或再版了明清的一些俗曲选集，为今人研究明清俗曲作出了原始资料上的贡献，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明清俗曲的发展过程、思想内容、艺术特色、作品价值等作了精辟的论析，奠定了其在俗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郑振铎先生搜罗了不少明清俗曲集。据《西谛书目》卷五集部下曲类，他至少藏有下列几种弥足珍贵的本子：

- 明末刊本《山歌》十卷，明冯梦龙辑，四册；
- 清刊本《霓裳续谱》八卷，清王廷绍辑，四册；
- 清刊本《霓裳续谱》八卷附一卷，清王廷绍辑，九册；
- 清道光八年刊本《白雪遗音》四卷，清华广生辑，八册；
- 清道光刊本《粤讴》一卷，清招子庸撰，一册；
- 清抄本《粤讴》一卷，一册；
- 刊本《新粤讴解心》三卷，题珠海梦余生撰，一册；
- 清光绪三年涂定中刊本《训俗外编》一卷，清黄云鹄撰，一册；
- 联理枝馆刊本《骈枝生踏歌》二卷，卜曙辑，二册；
- 清抄本《剧本》，不分卷，二十二册。

郑振铎先生去世后，其亲属遵照其生前遗愿，将他一生精心收集的藏书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（今中国国家图书馆），共17224部计94441册，其中就包括了他所收集的这些明清俗曲集。这些俗曲集，弥足珍贵，为我们今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。

陈福康先生《郑振铎论》第五章《文学遗产的整理研究》中，用了近千字的篇幅，介绍郑先生对《白雪遗音》、《挂枝儿》、《山歌》等的整理，赞赏他对明代民歌的发掘、整理与出版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”，“是出了大力的”。

《白雪遗音》是清代的民间俗曲集，嘉庆甲子（1804年）华广生编辑，凡七百余篇，乃多方搜罗，费尽心力而后成者。初以抄本流传，华广生、高文德、常瑞泉等都对其中俗曲评价甚高。但到民国初年，“也许因为原

¹ 赵万里《西谛书目序》，参见北京图书馆编著《西谛书目》，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，卷首第3页。

书中有些猥亵的情歌，被什么官府禁止发卖或劈版之故”²，此书颇为罕见。约1925年初，郑先生从周氏言言斋发现了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原刻本《白雪遗音》，极为欣喜，先在《鉴赏周刊》上介绍本书的一部分给读者。后来，为了满足大量索阅全书者的要求，他从中抄出了134首内容比较清新健康的作品，编成《白雪遗音选》一书，翌年十二月由开明书店出版。这是郑先生编选的第一个俗曲选集，亦是第一个俗文学选集。

当时，郑先生为何未将《白雪遗音》全书付印？原因在于：一是书中猥亵的情歌，没有勇气去印；二是书中的故事诗、滑稽诗、小剧本，在考证上尽有许多用处，然而却没有什么文艺上的价值。

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（1922年改为“歌谣研究会”），采集研究民间口头流传的歌谣，很快招致了“笑骂派”的反对与攻击。“笑骂派”人多势众。卫景周先生曾耳闻一位前清的进士嘲笑道：“可惜蔡子民也是翰林院出身，如今真领着一般年青人胡闹起来了！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，竟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什么‘风来啦！雨来啦！王八背着鼓来啦！’……一类的东西，在国立大学中，专门研究起来了！”³风气若是，郑先生虽然没有勇气重印《白雪遗音》全书，但能将选本付印，亦是难能可贵的了！

后来，汪静之先生编选《白雪遗音续选》，受到了郑先生《白雪遗音选》的直接影响。汪先生看见郑先生在《白雪遗音选序》里说“原书中猥亵的情歌，我们没有勇气去印”，便想找全部《白雪遗音》来读。1927年，汪先生向郑先生借得《白雪遗音》全本四册，用两天工夫从头到尾朗诵了两遍，觉得除了郑先生所选的一部分外，绝妙的作品还是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，尤其是郑先生没有勇气去印的一些描写性欲的猥亵的歌更精彩，于是，他编选了《白雪遗音续选》。

唐弢先生在《西谛先生二三事》中指出，正是在《白雪遗音选》等书之后，印行民间情歌才成为一时的风气。1959年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了全部的《白雪遗音》（《明清民歌时调丛书》之一种），毛边纸线装本，内部发行。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一版时，《白雪遗音》与《挂枝儿》、《山歌》、《夹竹桃》、《霓裳续谱》合订发行，名为《明清民歌时调集》。

冯梦龙编选的《挂枝儿》在明代民间流行甚广，有“冯生《挂枝儿》乐府盛传海内”之说。《山歌》为《挂枝儿》的姊妹刊。冯氏《叙山歌》有“故录《挂枝词》而次及《山歌》”之语。郑振铎先生早就发现在《浮白山人杂著》和《万锦清音》里，选有《挂枝儿》和《山歌》数十首。但冯氏原本俱湮没甚久。

1926年，郑先生在小书摊上偶然购得从冯氏原本中选出的《挂枝儿》一书，收诗41首，起初，他以为这不是什么难得的书，所以绝无将它付印的意思，后来意识到这不是一部易得的书，即将它收入《鉴赏丛书》内印出。

1934年，上海传经堂书店老板朱瑞轩先生在安徽徽州访得万历刻本《山歌》十卷，堪称中国俗曲宝藏中惊人的发现。郑先生不但怂恿书主排版重印，后来还把原书作价收归己有。翌年，顾颉刚先生和朱瑞轩先生校点了此书，郑先生为《山歌》的重印写了跋语。《山歌》跋中处处流露出失物复得后的惊喜：“《童痴二弄》今既已在无意中发见。我们很盼望那部想望已久的《挂枝儿》全书的《童痴一弄》也能够早日发现！”⁴

终于，到20世纪50年代，在上海又发现了明写刻本《挂枝儿》九卷残本（现藏上海图书馆），已见近400首作品。郑先生的愿望总算实现了！

据明末陈宏绪《寒夜录》所记，明代卓珂月说：“我明诗让唐，词让宋，曲又让元，庶几[吴歌]、[挂枝儿]、

² 郑振铎《白雪遗音选序》（1925年10月23日写于上海），收入郑振铎撰、郑尔康编《郑振铎说俗文学》（《名家说——“上古”学术萃编》丛书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13页。

³ 卫景周《歌谣在诗中的地位》，1923年12月17日《歌谣周年纪念增刊》（《歌谣周年纪念增刊》）。

⁴ 郑振铎《跋山歌》（写于1935年9月19日），收入郑振铎撰、郑尔康编《郑振铎说俗文学》（《名家说——“上古”学术萃编》丛书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12页。

[罗江怨]、[打枣竿]、[银铰丝]之类，为我明一绝耳！”⁵任中敏先生在《散曲概论》中赞赏此言大有识见，认为明人独创之艺为前人所无者，只有小曲耳，肯定了明代小曲的独特性。郑振铎先生也对明代以来的俗曲评价甚高。在《明代的时曲》中，他以为在时曲的名称之下，“往往有最珍异的珠宝蕴藏在那里”。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第十章介绍“明代的民歌”，第十四章介绍“清代的民歌”，各占一章的篇幅，可见他认为明清俗曲在俗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。

阅读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可以看出郑振铎先生对明清俗曲的研究具有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眼光。正如他所声明的，书中第十章“明代的民歌”所述及的只是流行于民间的时曲或俗曲，以及若干拟作俗曲的作家的东西。作者援引大量实例，勾勒了明代俗曲从成化到天启崇祯间的发展轨迹。

郑振铎先生指出，迄今所见最早的明代俗曲，有成化间金台鲁氏所刊的《四季五更驻云飞》、《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》、《太平时赛赛驻云飞》、《新编寡妇烈女诗曲》。这四种东西，重要的作品不多，但可以窥见当时民间俗曲的面目。在正德刊本《盛世新声》、嘉靖刊本《词林摘艳》和《雍熙乐府》里，也有一部分民间歌曲，但内容经过了文人学士们的改造，不敢收录许多重要的、真实的、漂亮的情歌。而陈所闻的《南宫词记》里有些好文章。在万历刊本《玉谷调簧》里，有多首[时尚古人劈破玉歌]，其间以歌咏“传奇”的为多，又有以曲牌名、药名等来歌咏“恋情”。在万历本的《词林一枝》里，可喜爱的时曲尤多，如[罗江怨]、[劈破玉歌]、[时尚急催玉]等。在天启崇祯间，冯梦龙所辑的《挂枝儿》和《山歌》中，绝妙好辞，几俯拾皆是，里面有冯氏自作或改作的东西。应该说，郑先生对明代俗曲的这些描绘都是颇为确切的。

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第十四章“清代的民歌”以时间为序，依次介绍了几种重要的俗曲集：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京都永魁斋梓行的《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》、刊于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的《霓裳续谱》、刊于道光八年的《白雪遗音》。之后，还分析了嘉庆以来文人如戴全德、招子庸、李调元等拟作的俗曲。

明清俗曲的内容并不单调，题材也不拘一格。郑先生读了万历刻本《山歌》十卷后，慨叹《山歌》实在是博大精深，无施不宜的一种诗体，虽以咏唱男女“私情”为主，而于“私情”之外，也还可以抒写任何方面的题材。郑先生对《山歌》中长篇的俗曲，如《门神》、《破驢帽歌》、《山人歌》等，赞誉有加。当然，他也强调《山歌》以“私情”的歌咏为主题，且以歌咏“私情”的篇什写得最好，又以《诗经》中最好的篇什、《子夜歌》、《读曲歌》等都是情歌的现象来类比。

《白雪遗音》的编纂年代正值[马头调]风靡的时代，华广生又似乎是在其最流行的地方（山东济南一带）搜集的，故书中辑有近四百首的[马头调]。郑振铎先生指出[马头调]所歌咏的内容简直包罗万象，无所不有。除了思妇情怀这一重要题材外，郑先生还将[马头调]中其他题材分为六类：小说戏曲里的故事和人物；应景的歌词；游戏文章，像《古人名》、《美人名》、《戏名》等；格言式的教训文字，像《鸦片烟》等；历史上或地方上的故事和案件；引经据典的东西。郑先生指出的这几类题材，在清末民初的时调唱词中，都还广泛地存在着。

对于俗曲的艺术特色，郑先生评价颇高。他认为万历本《词林一枝》里，可喜爱的时曲尤多：有[罗江怨]的，几乎没有一首不好；有[劈破玉歌]许多首，都比《玉谷调簧》中所见的高明得多；又有[时尚急催玉]的，首首珠玉，篇篇可爱，有若荷叶上的露水，滴滴滚圆；又有[时尚闹五更哭皇天]，每夹以“唔唔唔”，读之如闻幽怨之声。他又认为选本《挂枝儿》中的41首“挂枝儿”，几乎没有一首不是很好的恋歌，“一方面具有民间恋歌中所特有的明白如话，质朴可爱，而又美秀动人的风趣，一方面又蕴着似浅近而实恳挚，似直捷而实曲折，似粗野而实细腻，似素质而实绮丽的情调”⁶。

⁵（明）新建陈宏绪（士业）著《寒夜录》卷上，丁巳（1917年）闰二月胡思敬覆校“豫章丛书”本，第15页。

⁶ 郑振铎《跋挂枝儿》，收入郑振铎撰、郑尔康编《郑振铎说俗文学》（《名家说——“上古”学术萃编》丛书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05页。

凌濛初在《南音三籁》所附的《论曲杂札》里，极口赞赏流行于民间的时调小曲，以为有胜于陈陈相因，毫无生气的文人散曲。郑振铎先生也肯定了明清俗曲的价值。他在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第六十三章（七）中也赞扬明代小曲反而要比梁伯龙、沈伯英、张伯起、王百穀他们的令套“更为美好自然”。在《中国俗文学史》中，他称赞《山歌》十卷以吴地的方言，写儿女的私情，成就极为伟大，说它是“吴语文学的最大的发现，也是我们文学史里很难得的好文章”⁷，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郑先生认为《白雪遗音》中的大部分是由真性情中流出，无虚饰、无做作的真诗好诗，具有重大的价值。在《白雪遗音选序》中他就大胆亮出了自己的观点，以为《白雪遗音》的价值比所有无病呻吟的古典派无生命的诗集、词集高贵得多，虽然也许有一部分不大好的东西，然而大部分可与《读曲歌》，《子夜歌》，《国风》里的好诗媲美。他还说：“我们如提倡无虚伪的真诗，这个歌谣集便应当为我们所赞许！”⁸

郑先生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纵向比较研究明清俗曲的思路。他举例说明《挂枝儿》中有些篇什与《白雪遗音》中的颇为相似，造意遣辞都很相同。至于民间歌曲中出现极多相似点的原因，他的看法是：“或者是因了歌辞的‘转变’与‘输入’‘采用’之故，或者是在同样的心理里所创出的同样的情绪与想象。这都是不可知的。”⁹一种俗曲产生后，往往流传到不同地方，也往往具有一段较长的历史，因而会产生一些面目上的变异。像[马头调]，像《霓裳续谱》里的许多曲调，乃至像盛行于万历时代的[罗江怨]等曲，到20世纪还有人在歌唱着。因而，对明清俗曲的历史流变进行研究是必要的。郑振铎先生对明清俗曲等的评价，基本奠定了20世纪对明清俗曲的研究。后人多是祖述他的观点，或稍加发挥，或从其尚未涉及的角度论述。

时调唱本在清末民初下层民众生活中占住重要的位置，当时民间刊印的时调唱本浩如烟海。郑先生曾搜集各地单刊歌曲近一万二千余种，可惜“一·二八”事变中全付劫灰。后来，他又在北平搜集到了不少时调唱本，保存至今的至少有641册¹⁰。不过，稍稍遗憾的是，就笔者目前所见的资料看来，郑先生可能并未对当时流行的这些时调唱本进行过整理与研究，似乎流露出厚古薄今的味道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《西谛书目》，北京图书馆编著，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。
- [2]《郑振铎说俗文学》，郑振铎撰，郑尔康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。
- [3]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（《中国文化史丛书》第二辑），郑振铎著，上海书店1984年版（根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复印）。
- [4]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，郑振铎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。
- [5]《回忆郑振铎》，陈福康编选，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。
- [6]《郑振铎论》，陈福康著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。
- [7]《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·明代文学研究》，名誉主编 季羨林；主编 张燕瑾，吕薇芬，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，2003年第2次印刷。
- [8]《寒夜录》，（明）新建陈宏绪（士业）著，“预章丛书”，丁巳（1917年）闰二月胡思敬覆校本。
- [9]《白雪遗音续选》，汪静之编，上海北新书局印行，1930年付排，1934年四版。
- [10]《郑振铎的徽派版画情缘》，鲍义来，《江淮文史》，2007年第2期，第77—92页。

⁷ 郑振铎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（《中国文化史丛书》第二辑），上海书店1984年版（根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复印），第281页。

⁸ 郑振铎《白雪遗音选序》（1925年10月23日写于上海），收入郑振铎撰、郑尔康编《郑振铎说俗文学》（《名家说——“上古”学术萃编》丛书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16页。

⁹ 郑振铎《跋挂枝儿》，收入郑振铎撰、郑尔康编《郑振铎说俗文学》（《名家说——“上古”学术萃编》丛书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08页。

¹⁰ 据《西谛书目》卷五，郑振铎先生曾藏有三种《时调唱本》，皆不分卷，一为刊本，共136册；一为北京中和堂刊本，共95册；一为扬州聚盛堂刊本，共410册（《西谛书目》，北京图书馆编著，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，卷五第74页）。